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八

記二

寧波正學祠記

夫學所以明道也道安從生哉人有此心心即是道故曰道不遠人孔子道之宗也自十五志學以至于七十不知老之將至至究其所自得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於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及語其所好何學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嗚呼學之源流斷可識矣是故先孔子而聖者堯舜是也惟危惟微之論莫非以此心相授受後顏子而賢者孟子是也存



良求放之喻莫非以此心相提攜豈大聖大賢皆趨  
簡便樂要約而惡博厭煩哉道之體本如是也秦漢  
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韓老佛訓詁辭章之  
間而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於是正學失傳而  
紛紛之論莫知所適從矣宋興百有餘年諸儒繼出  
而立言著論固皆足以爲聖門之羽翼至於直窺堂  
奧上溯本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蓋不  
可誣也當時游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  
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質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  
磨而深有契夫陸氏之學此其所得豈可以汎常例

論哉特以其師之學與晦菴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  
同遂至往復論辨真若忿爭雖其後會歸于一驩然  
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所以  
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以一二  
開導也楊素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夫天  
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者今以一明  
州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  
許並列者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爲之  
慨歎矣嘉靖辛亥舒氏之後以建祠請于部使者適  
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軾議合四公



而祠祀焉因即郡城鎮明菴廢址建正堂五楹左神庫右神厨各三楹外為門楣三楹址橫濶七丈四尺縱長五丈八尺周以磚垣經始於壬子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立主題四公之謚安安如禮夫朱陸之學異同者衆然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說者至今未盡決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庶幾拜瞻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啟發矣乎是舉也值海上有兵事倥偬卒獲告成事者君子可以觀守之學究本原而政先禮樂矣余故樂為之記

二忠祠記

夫人並生於天地間渙然無統也而卒為君臣上下尊卑貴賤以相服習雖常變順逆安危緩急生死利害交於前亦若一定而不可易者人孰不謂勢為之也然勢可為之於著而其持之於微者則寔有屹不可拔者存而宰制化原鼓舞群動乃勢之所自出而輕重由之勢固無庸力焉而莫知為之者也此豈可以他求哉求之固有之人心而已矣中心為忠此固人心之固有者也然或怵於利害迷於取舍一旦喪其所固有而遺親後君從茲始矣然則人心之關於世道也顧不大哉是故睢陽之廟見者輿嗟朱仙之



祠聞者思奮是後人之崇祀先烈不惟追獎忠魂而寔以激發生人之固有爲扶掖世道之一大機括也維茲五木爲東南孔道當宋德祐初丞相文山文公因元人圍常州遣諸將將兵求援道多遁去唯尹公玉麻公士龍分哨進兵麻公戰于虞橋死之是時援絕力竭尹公猶收殘卒五百與元兵戰茲五木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被執不屈元人橫四鎗於其項死之夫虞橋去五木不數里而成仁取義如二公者乃皆捐軀於此且餘兵激於二公之死夜猶揮戈突戰流血枕骸橫蔽原野無一降者於是闔郡士民城破

巷禦寧就屠戮而不忍甘爲臣僕是茲五木固二公死所爲倡率忠義之地不啻若張岳之睢陽朱仙也三百年來祀典未舉行道傷之矧吾土着之人能不拊心而負愧乎憶余少游郡校通守吉水王公昂署郡嘗以是策諸生且謂五百死士無歸而是方屢遭水旱豈亦噫噓湮鬱之氣上薄陰陽之和歟余對激切公曰此吾黨之責也議將建祠祀之苦於經費而公亦適值內遷遂中止之爾來又三十年矣余叨祿仕不敢負厥初心茲自浙歸檢括俸資經紀祠事相攸筮吉得地於五木鎮西觀文橋之左聚材鳩工躬



自督率始於嘉靖癸丑之三月至冬十月落成凡爲  
前堂五楹中肖二公之像東西廡各三楹春秋有事  
則合五百死士而祔食其下後爲燕寢五楹神厨二  
楹迤西以北仍築室三間施僧守之鑿池繚垣啓門  
南向隱隱與虞橋相望題曰二忠祠云余惟正氣之  
流行於兩間也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人爲忠  
義二公與五百死士之英魂固無所不之也豈必廟  
貌於委身之地而後爲得所歸哉寔以人心易失而  
難全世道易流而難挽而嚮赴之幾間不容髮蓋其  
初若無所重輕而積習以成則懸若霄壤是故有植

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有朝秦暮楚視去其國  
如視傳舍者人同此心何若是之頃殊哉此古昔先  
王所以樹風聲表宅里以慎其感也慎其感則中人  
以下皆知所趨而人心斯有足恃不然則大敵在前  
甘心竄匿若彼張全朱華輩者獨非人也與哉獨非  
人臣也與哉鄙夫昧心視軀爲重偷生一時竟亦腐  
滅其視二公之一死以全人心以盡臣節偉然爲烈  
丈夫而千百世之下凜凜猶生者相去何如耶雖至  
愚者當自有辯而頑懦者亦將勃然而興矣以一髮  
而引千鈞此固余迂愚之見而立祠之意也因勒碑



以記之割田二十畝充享祀修理之費具列碑陰

梓溪劉氏義學記

古今之美而章盛而傳者豈在於聲華勢利間哉亦豈矯強修飾聚交振譽以聳觀聽者之所能哉要諸出於人心之固有通千百世之上下而莫之能違者斯歷久而彌芳也雖或時事有常變世道有汗隆而其所爲之迹有興廢毀復因仍遷改之不一而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則恒如一日而倡導率作之真幾聞者斯興觸者斯動矧爲之後者有不愴然以思惕然而奮而上泝其所謂美盛者乎故曰君子之道爲可

繼也苟爲之前者徒從事於聲華勢利之間而矯強修飾聚交振譽以聳觀聽則雖欺炫於旦夕取憐於市人而後有作者將羞稱之又曷足以永其傳耶此余於梓溪劉氏之義學所以重感其先後之有人而作述之相承也初劉之先居於信州之玉山宋淳熙間有諱允迪者宰德安有惠政時值晦菴朱先生守南康甚爲所敬信及待次家居乃即玉山之桑田建立義學以教族人子弟而四方之學者咸造焉既晦翁與象山陸先生爲鵞湖講學之會數主於劉氏乃爲作義學記且自書以勒諸石元末學毀而記石獨



存迨正德乙亥李公夢陽以副使提學江西遂進劉氏諸生并檄其徙居南昌之梓溪者諭以修復之意時梓溪劉君繼在諸生中以學行受知於李公屬董其役學遂告成越數年姚源寇起乃再毀焉嘉靖丙午巡撫江西都御史傅公鳳翔至廣信葺鵞湖講學之所而有司因以義學告遂下於南昌府縣胥議之今武選劉君廷梅與其弟廷楫皆繼子也時方先後舉於鄉乃相率以承厥考之志且謂南昌在省城首善之地而玉山子弟多樂游學於茲莫若於南昌建學而徙晦翁所記之碑以植于其中則族之子弟遠

近稱便巡撫公如其議遂委南昌知縣皇甫渙督率之於是武選兄弟捐地若干畝及所得坊牌續食之資悉以助建學之費而宗人咸願趨其事經始於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落成凡爲堂四楹左鑿浴沂所右築風雩亭次爲思齊堂五楹祀晦翁於其中以允迪公配次爲講習堂五楹旁作徙義崇德二軒左右各列號舍二十間學之前立坊一座扁曰梓溪劉氏義學示重建也坐坎面離白狐諸峰峙其前章山環其後中雜植以松竹檜栢而學之大都可謂勝矣武選君乃詣余請記余聞之夫人之爲子若孫者其先



祖有美而弗知不智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乃若允迪公之在當時晦翁謂其爲政有本而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則其所謂美者可知已知其時鶩湖之講始若聚訟而終則會歸於一其精旨要義尤其所親聞而密領者要未可以鹵莽窺淺近得也是必本之人心之固有不着形迹不落方體而融會浹洽有不言而喻者矣後之人若但規規以繩其迹而不于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屑屑於文詞藝能之間而不能反躬體認以實自致力顧曰吾學矣吾學矣則斯學之建也不猶據室廬而棄貨產負筐篋而遺珍貝也乎武

選君篤志於學固能知前人之美而傳之者敢以是質之而與游斯學者申告焉

友士軒記

薛子宰浙慈谿之又明年爲嘉靖丁酉病火再疏請學職廼得江西九江教授至則學廨蕪圯即小學居焉逾年戊戌春三月僚友諸生議於明倫堂西偏築軒三楹以居効材呈工不閱于有司甫越月落成諸生問名焉薛子題曰友士因爲言曰維茲江州縈三湖帶九江匡廬聳峙與衡霍並稱人文洵臻著自古昔迨宋熙寧間濂溪周先生倡明理學以興起斯文



及罷知南康軍築室于茲以老余在江東蚤勤向往以靈秀畜發風流所漸必有耆儒宿學忠信材德瑰瑋卓犖之士生其間冀一寓游以藉觀法庶幾鄒孟氏友一鄉友一國以及天下以進古人之意乃今來與爾二三子游余寔不逮所望於爾二三子者尤不啻如爾二三子之望於余也其自今爾二三子往來斯軒尚各懋厥修以務復其本心以匡翼余存誠去偽勸善規惡正倫厚俗明經藝文日刮月摩無怠無畫期尚友千古庶藏修游息類皆實地而麗澤相觀斯軒於余不為無助矣不然則昔人之築於茲者若

齊雲紫煙之閣琵琶浸月之亭一時豈不稱勝自今觀之果何益哉軒雖朴陋將不有同於是也乎吾儕願相懋哉是役也諸生某某寔董之更有勞焉因併書以刺諸石作友士軒記

觀易臺記

薛子署白鹿洞書院日盤桓於五老峰下樂其竒勝自謂與僻性相宜但好事者時或至止亦未免接應款答諸生中好靜者稍以為言於是講習之暇相從游覽逖訪窮探踰年幾徧匡廬諸勝矣一日偃息於東林寺中僧弘演出廬山志視之且指說往跡遺事



余謂之曰此皆吾所知亦古今人所共游也茲山鎮  
壓九江南康盤據三百餘里其幽崖絕壑不可勝計  
必有人跡所罕至者汝尚爲我言之僧遲疑踰時謂  
此中有人相約勿洩然業已露矣翌日僧遂引余出  
寺東稍南折踰澗水入山坡僻仄陡峻不容竹堦余  
乃攝衣徒步攀崖緣澗登陟窈窕紆迴灌莽無慮數  
十重始於香爐峰之陰長松修竹中得紫雲菴而棲  
息焉菴有禪僧獨趺坐榻中始若弗憚既亦相解余  
遂樂而留之菴之東有巨石如砥縱橫約三丈餘余  
終日坐於其上恍若有悟時聞遵巖王子以叅議分

守是方聞之亦徒步過訪遂屬有司爲余築室三間  
題曰觀易臺云余時倦於支離行不挾冊或進而問  
曰吾見先生之居於是也終日頽然爾矣觀易之義  
將無負乎余顧謂諸生曰夫夫也謂易爲真有畫也  
謂易爲真有卦爻象象也二三子不觀乎日月之往  
來草木之榮悴雲物之卷舒游塵之聚散俯仰只尺  
變態倏忽上下六合消息萬狀無在而非易也無時  
而非易也吾之觀易也觀是焉爾矣諸生聞吾之言  
若有契焉遂請書以爲記時嘉靖戊戌秋九月既望  
也



祠堂壁記

我薛當洪武初高祖祥伯府君自後圻遷茲余巷至我先考功府君殆四世矣世業就衰室廬圯廢歲時祀先悉從簡率我先考功嘗自歎曰傷哉貧也無以爲禮嘉靖癸卯應旂爲南考功主事秩滿奏績還自京師節縮俸餘遂於居第之東南卜築茲堂奔走因仍未遂修舉丁未秋先考功背棄既塋立主乃參酌程朱之議奉高祖以下神主次第列龕以虔祀事庶幾協義申情但應旂次非宗子而合宗收族之法則猶不敢犯分以明禮也嗚呼必宗法行而後祀禮斯

明備矣今宗子沉淪罔克萃渙倘賴前休嗣有振起再當詳議姑刻石壁間記之以俟

大觀草堂記

夫人孰不有所觀哉而自私者恒蔽之也夫人之觀亦曷嘗有小大哉而自蔽者恒滯之也蓋觀不在物而在我以我觀物則萬物皆備於我矣觀不在目而在心以心宰目則百體皆令於心矣故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通則無所不觀觀斯大矣病則有所不通觀斯小矣然則心也者其觀之所由以大小乎彼自私而蔽且滯者固不足與語此其或



有志在立德而矯俗欺世以爲賢志在立功而簿書  
期會以爲能志在立言而詞章訓詁以爲才問其名  
則是究其實則非者皆其志不早辨而卒墮於自私  
之歸者也吾見其擾擾焉爾後後焉爾將何觀邪又  
何望其觀之大邪噫此大觀之所以不易言也西磐  
張公早歲即有志於聖賢之學既魁三晉舉進士爲  
縣令爲諫官爲京兆爲御史中丞爲大司空爲南大  
宰蓋其數歷中外者垂五十年於茲矣中間當大事  
建大節臨大變斷大惑以一身鎮天下而天下與之  
以一言率天下而天下從之盤錯紛結不能紊黯

汙濁不能加得喪利害不能動權貴威武不能撓非  
以所觀之大而能若是乎唯其所觀者大故能超乎  
萬物宰乎衆動而已不與已不與而天下之能事畢  
矣蓋公平生所學唯務反身切實以爲功而真積力  
久自有得於寒暑晝夜動靜消長常變順逆進退存  
亡之道故其爲觀者如此而扁其亭曰大觀始若以  
之自勗而終寔有自得之意也豈漫爲游息云爾哉  
夫公生太原寔漢太史遷所生龍門之域昔人謂遷  
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  
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于河洛



能盡天下之大觀故其爲文雄深竒偉卓絕踈越而後有作者莫能及焉余則以爲遷勤於足跡之餘博於觀覽之末僅發於文辭而無得於理道唯是史記一書甚多踈略牴牾蓋由其所歷者雖廣而得於目者皆形色貌象煨燼糟粕其所觀者小也孰若公之居於斯堂也不離於几席之上而觀於寰海之內外今古之往來悠然而默會超然而自得哉雖然是觀也公自得之亦自知之非夫人之所能言也余未登斯堂而侍公有日因公屬記故擬議以復而非敢爲佞也登斯堂而親炙公者當自有以信余之言矣

代京畿道題名記

御史以監察爲職以浙江等十三道爲署出入中外凡以肅察貞度其任則既重矣京畿道則又在十三道之右爲特置焉說者謂始以僉都御史領之既而易以年深御史然稽其沿革不見於會典唯今兩京畿道印信內一係洪熙元年所造則是爲御史所署其來已久豈僉都御史之設乃洪武永樂中擬議時事而御史乃後來之定制歟是皆不可考矣嘉靖丙午今光祿少卿王君某嘗以御史視道事值署舍爲淋雨所圯乃修之以復其舊因思文獻無徵而前之



蒞茲道者姓名且不具存於是即其所可考見者將  
扁之于署以請記于余既而党君某以御史踵至遂  
勒石題名以申前請余惟我 國家建立諸司各有  
職掌其條理非不森然備具粲然詳明但政務文案  
日繁月靡叢委山積而胥史或乘之以生弊端開利  
孔亦其勢然也故律嚴照刷之條重隱漏之罰而每  
省必以御史董之若是道之設則又居京師重地而  
六卿五府暨百司庶正之文案咸聽照刷所以行移  
體式視諸道有加蓋隆其任俾得以行其事也夫何  
習見者視以爲常而奉行者旋不如舊送刷者或呈

其一而遺其二照刷者或詳于細而略于大而當  
建署設官之良法美意其不爲彌文故事者幾希矣  
前此姓名之日就湮滅又何在哉今二君乃能興廢  
舉墜旁搜前人列之貞石此豈以誇重委侈美觀乎  
亦唯循名可以責實鑿往可以詔來庶幾相與以有  
成耳昔柳公綽誅舞文以存法歐陽永叔治官書以  
求生古人之於文案其用心類如此今登茲石者豈  
無若人哉有若人焉而不傳後將何法非其人焉而  
遂泯後將何戒此二君所以必題其名者蓋真與人  
爲善之心協恭體國之念固無所不用其至焉矣矧



於職事肯徒文具以塞責乎此吾所以樂記之而且以爲後之君子告也

常州府理刑廳題名記

夫刑者先王不得已之制也先王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人生有欲物群則爭是故教以三物坊以五禮而天下猶弗率焉於是制辟定令以齊之懼其或犯也必縣諸象魏狗諸道路而俾之知避懼其或濫也必求臯陶伯夷其人以任之而俾之折中嗚呼此其情豈得已哉夫何先王之道寢微而文墨之吏旋作巧法比况亂獄滋豐而天下始愁怨矣我 國家

爲厚民生明飭慎恤兩京則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十三省則各設按察司每府則各設推官中外相維可否宥辟無非所以求刑之中也然是諸法官職有崇卑而惟推官爲又次焉是諸法官責均理刑而惟推官爲獨詳焉夫責詳則怠忽或生職次則逢迎易起且獄詞之成多自下以達上由外以至中也一失其平將誰與理矧吾常爲畿輔之郡而按察無專設之司監司詳刑惟推官是聽蓋其責不獨詳且又專矣是故得其人則一方之刑平不得其人則一方之民冤此其所繫不尤重且大哉嘉靖丙午嶮裘君仕



濂以名進士出推茲郡恕以求情嚴以執法凡三年刑清民服部使者屢以名聞下詔徵入先是君嘗語余以諸郡理刑之署類有題名以別賢否示法戒唯常獨無猶為缺典遂攷之郡志詢諸故老自洪武迄今得杜公循而下凡若干人將次其名籍以勒諸石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至是武進楊侯魏成其事而致君屬文之意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諸公往矣而其名之登于茲石其行事之著於當時者則固昭然在人耳目也觀茲石者必將指之曰某也賢某也否某也可法某也可戒寧不惕然有動於中乎嗣

是諸君子尚有不為賢不為可法者乎此寔表君與人為善之公心為民造福之至意而楊侯又克成之也是故為之記

### 蓮塘書屋記

蓮塘書屋者故夔州東鄉令蓮塘吳公所築也其孫德輝君家食時寔居以修業及服官江右乃謂余曰蓮其有徵矣乎維我先世世居祁門之蓮塘塘故有蓮既積莽流壤堙為汙池者凡若干年成化乙酉蓮乃盛華先大父遂舉于鄉因屋其上扁以今名且曰後世必有徵斯蓮者迨嘉靖甲午余亦舉于鄉明年



乙未第進士斯固吾祖之遺而蓮之徵也願請一言以記之余乃爲言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福祥之兆固造物所司而善則慶信則順庶徵感應之機則寔存乎人而有不可誣者是故孝道至則萋蒲出繼嗣平則賓連生曆紀次則蕙莢秀賢否序則平露榮養耆老則芝草茂政升平則木連理斯皆草木之祥而致之各有自焉者蓮塘之蓮其勿類是也乎吾於是益信夫吳之世德與君之所以賢也不然則榮悴開落固其常耳又何徵哉昔濂溪周子愛蓮而著其說謂其出淤泥而不染命爲君子之華夫固有所取爾

也蓮塘公吾不及見吾獨觀德輝君筮仕宜春再訪南昌繁冗風塵中洒然不爲所汨沒則其平生所自樹以守乃祖之遺以光先世之緒而徵之蓮者非徒以榮貴焉爾也自茲以往將益懋行業則書屋之築又豈特與三槐堂並傳而已哉

### 晉齋記

無錫華師魯以晉顏其齋謂其先大夫職方君寔命之廼屬薛子記其事薛子曰記者識也以識不忘也師魯其將識其先君子命齋之意乎抑亦以晉之爲義尚有當細繹而默識之者乎夫記晉者莫詳於易



易晉者進也爲卦坤下離上蓋日出於地進而益明之象也理無停幾學無止法君子自昭明德不日進則日退固不容于少息矣雖然知進而不知退君子不謂之晉也故摧如愁如以貞而吉晉如鼫鼠雖貞而厲審是而進則失得勿恤而進退存亡可以不失其正晉之爲義始得而聖學其幾矣職方命子之意無乃猶是也乎師魯篤信好古銳於進修長日齋居其必以余言爲然而思昭令名矣余少與職方君同游學而師魯之請又殷也於是爲之記

南窓記

婺源江子儀從余游既歸踰年與其兄子雲偕來歲暮復告歸乃合辭曰吾家君治生樂善築精舍以居闢南窓以自適人因稱爲南窓居士願請一言以記其義余曰茲義也何容言哉南窓君當自得之耳夫窓牖也戶之有牖以通明也南則於位爲離於時爲夏易曰明兩作離爾雅曰夏爲朱明夫固皆明之義也天之生人其心本明人唯自失其本明之體而邪暗塞焉則不惟功名富貴聲色臭味爲足以汨沒沉溺雖苦心積慮讀書窮理亦皆爲障蔽矣是故曰明命曰明德曰明善聖賢所以喫緊爲人反覆言之而



不已也而君以南窓自適豈將琴樽圖史之玩哉豈徒盤盃几杖之警哉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可以見顧諟之義焉可以見克明之義焉可以見致知之義焉其於古聖賢之學亦將自是其幾矣由是而之焉則日月之往來雲霞之聚散鳶魚之飛躍草木之榮悴凡南窓之所見者皆其活潑之光景也昔人所謂八窓玲瓏者亦將於是乎在而明之時義大矣又何方所之拘哉子歸試以吾言質之而君其然乎其不然乎其必有所自得矣二子其記之以歸

擒虎記

東臺余侯守吾常之明年政平化洽四境又安唯夫椒之野有虎弗靖父老胥造于庭以告侯曰明府下車威惠並著群生咸遂則既受賜矣獨吾鄉僻在湖山虎尚為暴晨夜罔敢出入林麓不便樵蕪遠近震駭搏者退避唯侯神明其謂斯何侯即慨然曰有是哉吾在此而虎毒吾民是抗吾也昔韓昌黎因鱷魚出沒瘴海尚欲操強弓毒矢與之從事而况茲虎在名山沃野獨能為吾侮乎於是下令虞人往即虎所虎乃怒吻迅形奮髯爍目人立而號聲震山谷草木偃仆若將向而前者虞人叱之曰吾奉太守命來若



敢當我敢當太守乎虎於是垂首喪氣斂尾入羅遂  
縛之以歸獻于侯所侯值有事舟行陳之橫槊飲勞  
賞功歡呼載道余適過焉相率觀之雖僵仆偃伏而  
雄軀偉幹鉤爪森牙猶凜然有咆哮之象也維時別  
駕霍曾二君咸在舟次謂余不可無紀余惟宋尚書  
守九江劉光祿守弘農而虎爲渡去史氏侈爲盛事  
然莫非王土莫非吾民渡河出疆能保其無貽害於  
彼一方也哉孰與余侯搏而殺之若叔敖之斬蛇管  
輅之斷狐豕除民患不尤快乎不然吾恐太山之側  
縱無苛政而婦人之哭且將有所不免矣雖然幽壑

陰崖鬼魅生焉汙池莽澤蛇虺窟焉唯侯之心事光  
明洞達如日白天青侯之政事平易正直如春溫秋  
肅此其所以妖踪猛跡自不能容而平康之福斯民  
其永有賴乎是故爲之記



方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方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